

奋进40年 追梦新征程 漯河建省辖市40周年优秀征文选登

车铃响过40年

■王文溪

小时候盼过年，盼的是父亲自行车后座驮回来的“城里的味道”。那辆凤凰牌自行车驮着我的整个童年。

镇上的供销社永远只有那几样商品。父亲从漯河回来，车把上挂的、后座上搁的，是城里才有的新鲜。那会儿父亲年轻，腿上有使不完的劲儿，20公里土路，他蹬得飞快，一阵风似的。他不知道，他每一次往返，车轮都在丈量漯河与小镇之间越来越短的距离。

上初中时，语文老师讲城市名多遵循“山南水北为阳”。漯河是一座因

水而兴的城市，历史上因沙河、澧河交汇于此，状似“海螺”而得名“螺湾河镇”，明代改“螺”为“漯”。那时我想，也许这座城市骨子里就像一只螺，转着圈往前走，虽不疾，但充满韧劲。

读大学时，填写学生证上的乘车区间，我毫不犹豫地写下“漯河”。后来，和高中同学聊天，才知道很多去北方读书的朋友图方便都填了附近的大城市，只有我填了漯河。或许，那是刻在骨子里的骄傲。小小的车票是我与这座城之间最直接的牵绊。

大学毕业后，我参加了公开招聘考

试。体检安排在一个冬天的早上。从家到集合点将近30公里，是爸爸骑电动车载我去的。出发前，我一再问他是否熟悉路程，他拍着胸脯说没问题。可一路上还是走错了几次。那条他年轻时骑车一个多小时就能穿城而过的路，如今导航都绕成了“毛线团”。

工作后，偶尔出差。工作人员填写登记表时，把漯河写成了洛河。我拿回登记表，把“洛”字改成“漯”。我对工作人员说：“我们那里有两条河，一条是沙河，一条是澧河，合在一起叫‘漯河’。”

来漯河工作没几年，就赶上创建全

国文明城市。我穿上红马甲打扫卫生时，看到介绍城市变迁的宣传栏。老照片里，河堤光秃秃的，只有几棵歪脖子树。可如今我站的地方是风光秀美、绿意盎然的沙澧河风景区。那一刻，我突然觉得，我扫的不是落叶，是在为这座城市拂去岁月的灰尘。当看到这座城市捧回那块沉甸甸的国家级荣誉牌匾时，我心里满是自豪。

40年间，这座城市从几条窄窄的马路长成了两河两岸高楼林立、繁华璀璨的模样。而我，从那个等吃肉的孩子，长成腊月里背着年货往家赶的人。

从蝉鸣到海浪

■郭彩霞

2019年，我26岁，远嫁到漯河。那一年，距漯河1986年升格为省辖市正好33年。

33年，这个沙澧河交汇的地方，从内陆小城发展成了中国食品名城，也确立了“崇文尚德、务本图强”的城市精神。离这儿不远的舞阳贾湖，8000多年前，贾湖先民用丹顶鹤的尺骨制作出精美的骨笛，吹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声。我一个外乡人，来这座城里教音乐。

上班第一天，校长说：“这片地以前是村子，最早的教室就是几间瓦房。”窗外蝉鸣阵阵，我望着不远处红白相间的教学楼、走廊里崭新的空调外机，又想起器材室里锃亮的空灵鼓，心里有点儿空——楼是新的，城是热闹的，可我是个外乡人。

下班买菜，连买把香菜都得跟人比

画半天。后来我搬进观璟小区，才算在这座城里真正落了脚。

那年秋季开学，我教一年级。40多个孩子坐得端端正正的，看着我这个说话带点儿外地口音的年轻女老师。

音乐课我老老实实上：发声、拍手、走节奏。可器材室那套空灵鼓总在我脑子里响。一天中午，我把那套空灵鼓搬进社团活动室。孩子们围上来，一个虎头虎脑的男孩敲了敲鼓，突然喊：“老师，这看着很像俺奶奶家蒸馍的大铁锅啊！”全班同学都笑了。

我说：“不是锅。你再听。”

他又敲一下。“咚——”那声音沉沉的，像从水底浮上来。他愣住了。我也愣住了。那是在漯河第一次觉得：这个地方，好像能待下去了。

后来在区里颁奖晚会上，我非要带这群人学3个月的一年级娃表演空灵鼓版《大鱼》。

有人劝我别折腾。我不是不怕。可《大鱼》那句“怕你飞远去，怕你离我而去”我记在心里。一个远嫁的人，怎能不怕被落下？怎能不想做一条能游回深海的鱼？

我们在社团活动室排练。空调开着，初冬的傍晚有些凉，金属鼓面冰冷。孩子们的手冻得通红，我把自己的毛衣裹在最小的女孩身上。她没说话，往手心里哈了口气，又把手放回鼓面。

有天晚上，我一个人看着黑板上的音符，忽然特别想家。不是想娘家，是想有人叫我一声“自己人”。

演出那晚，礼堂里坐满了人。鼓点响起，空灵鼓像从水底托出一盏灯。穿着白裙子的孩子手起手落，《大鱼》的旋

律像水波一样荡开。前排一位父亲，仰起脸看台上的孩子。

曲终，静了三四秒。然后掌声响起，有人站了起来。那一刻，我流下了喜悦的泪。

漯河用40年把一座名不见经传的小城变成了中国食品名城；我用7年，把一个远嫁的人，变成孩子们嘴里亲切的“郭老师”。

2026年是漯河升格为省辖市40周年。我33岁。当年问“大铁锅”的男孩，个子比我都高了，路过校门喊一声“郭老师”就跑。

设备是一流的，教室是暖的，空灵鼓换了一批新的。可我最舍不得的，还是2019年那个冬天：一个远嫁的女子，和一群从没摸过乐器的孩子，在活动室里，拿筷子、用冻红的手，把一条大鱼送回了海里。而那条鱼游过的地方，后来有了我的名字。

诗风 词韵

漯河谣

■邵天江

你要写漯河，就不能只写漯河。

要溯洪荒远古，文明初肇。听八千年贾湖骨笛穿云而来，清音漫碾星河，沉淀中原最古老的厚重底色。

要忆中原逐鹿，春秋磅礴。望召陵古墟风云起落，诸侯盟誓定夺，青史镌刻壮阔。

要读汉魏流光，沉酣笔墨。抚繁城古碑三绝镌刻，青石静阅兴衰，岁月更迭；仰宇圣许慎伏案求索，解字成章，撑起华夏文脉的巍峨。

要绘大宋烽烟，忠魂炽烈。访郾城大捷古战场商桥卧波，一石一垣，犹记当年兵戈；怀岳家军的威赫，《满江红》的气魄。

要品明清风雅，云水烟萝。拥沙澧双河交汇，滋养古埠平畴阡陌。昔日千帆竞渡，阅尽尘世蹉跎，桨声摇碎，半河星火。

要览今朝风华，万象润泽。承南街薪火炽热，初心笃定，步履铿锵；赞双汇乘风开拓，誉满神州，奏响中国食品名城奋进长歌。

要敬时代华章，天地人和。叹英烈王碑冉丹心昭日月，一腔热血，只为家国。睹劈波新浪漯河舰，驰骋海疆，挺进深蓝，守护万家灯火。

要赏郊原凝翠，风月婆娑。长堤浮碧，鸥鸟翩跹，十里烟柳；古韵新生，一湾春色，漫过旧时坡。

这便是漯河，一半沉淀万古史册，一半璀璨盛世欢歌。

岁月 凝香

秋是一朵一朵落下的

■安小悠

秋天的栾树真是梦幻。

早上，送完孩子，沿着交通路南行，我一头撞进了这流动的梦境之中。头顶一树繁花，脚下碎金点点。空中不时飘落，不是洋洋洒洒，也非零零星星，它似金沙，是秋天把自己分解，正一瓣一瓣地飘向人间。

我在树下走着，花每落一朵，仿佛秋天就落下一小瓣。风一吹，它落在行人肩头、发间，落在路边，落在柏油路的缝隙里，渐渐铺成一幅画。风再吹，画就变，秋天时时在涂改自己的作品。

道路两旁全是栾树。在我看来，它们真是随性。这个季节，它们有的开黄花，花开如诗，“阳光下慎重地

开满了花，朵朵都是我前世的盼望”；有的结青果，圆润饱满，像一串串未点亮的小灯笼；有的结红果，灯笼点亮了，通体透亮；有的花果参半，红的青的全挤在一棵树上，是热烈不是喧闹。我这么说，并非指果实非青即红。即便是青，也是多种青，有的像新发的嫩青，有的像深潭的绿玉；即使是红，也有多样红，有浅绯、有赭红。你非得自己瞧瞧才行，文字到了这里，便词穷了。

如果栾树也有王者，那它一定是个爱自由的，想开花就开花，想结果就结果。在栾树的世界里，没有一棵栾树会和另一棵栾树竞争，没有一朵花会责怪另一朵花开得太晚。它们都在自己站立的地方，在自己的枝头，

安安静静地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。

有一棵栾树很特别，全树结着青果，青翠通透，宛如碧树，人走过会忍不住回头看。阳光照耀那些果实，整棵树都发着光，比它开花时还要动人。我真想停下来和它待一会儿，真想和它并肩站在一起，真想自己也能和它一样。

我愿当一棵栾树，在秋天的阳光下把自己装扮成喜欢的样子。不为什么，只为某个早晨有人从树下走过，抬头看一眼，忍不住放慢脚步；只为某个午后或黄昏，你在百里之外，看见一树栾花，忽然想起我。

秋是一朵一朵落下的。

而我，在树下，一朵一朵地接住。

心灵 漫笔

秋 声

■无尽灯

晨起推窗，风换了质地。不再是盛夏裹着蝉鸣的热浪，而是清且薄，像谁在天边徐徐展开一匹素绸。

我站在风里，看房檐的影子比昨日长了一寸。这影子挪移得极缓，却从不回首。人总在季节转弯处惊觉指缝太宽、光阴太瘦，可桥头的老槐连一片叶子都未曾慌张。它只是把春夏积攒的绿，一点一点往深处沉淀，将喧哗收拢成寂静。

桥下的流水映着天光，波光粼粼地往东去。它不管谁在岸上驻足，只在每一道波纹里，把云的游

移、树的疏影、偶尔掠过的鸟影，都一一收纳。河面浮着几片水草，打着旋儿漂远，像时光写给流水的手札，虽字迹未干，却已在转弯处隐没。原来告别不必盛大，一片落叶、半抹夕阳，足够将整个夏天的余韵交付给远方。

湾处，一池莲荷犹在。花瓣多半已落，露出青绿的莲蓬。莲蓬高高擎着，莲子鼓鼓的，嵌在蜂巢般的孔洞里，一粒粒藏着盛夏残存的体温。忽而念及，莲子清甜莲心苦——这何尝不是光阴的滋味？将甘苦一并吞咽，方知生活的圆满不

在于避开了多少遗憾，而在于遗憾里也能品出回甘。

岸边的石凳被岁月摩挲得温润，不知坐过多少等风的人。晨昏交替，叶生叶落，老槐虽不言语，却将光阴一刻刻进年轮的纹理；流水不回首，却在每一朵浪花里重复着亘古不变的节拍。

真正的惜时并非频频追赶，而是在流逝中安然，在消逝中照见循环不息的永恒。

暮色渐沉，桥头的槐叶“沙沙”作响。那不是告别，是整棵树在用每一片叶子默读光阴。

流金 岁月

蓦然此刻

■李 季

这世上有很多人是生活在回忆之中的。一切正在发生的事，转眼就是往事。我们周遭的景色都处于不断变化之中，我们不可能完全复原深情挚爱的往昔。那些让我们感到幸福和痛惜的细枝末节都如云一样飘走了，我们只能在回忆中幻想、在幻想中回忆。

记忆中最早的一片云，漂在我10岁的眼睛里。秋日黄昏，放学回家的路上，我看见夕阳在云后缓缓下沉，云的上层由金变紫，又转红，最后变白；云的中部只有一瞬间的变黄，下部一直是黑色的，应该是云层太厚。这朵变幻的云，让一个少年忘了回家的路。

有年暑假下午四五点，大人在地里干活，我们小孩子在田埂上玩耍。忽然下起了太阳雨，大人戴着草帽只管干活儿，我们正无处躲，一个高个子男孩举着一把黄油布伞过来了，五六个孩子都跑到伞下。两边西瓜地，雨滴在碧绿的瓜叶上闪着光。

小学时，每到麦收时节，学校会放半个月暑假。黄昏，我和大姐扛着木锨回家。走到池塘边，大姐叹道：“又过去了一天。”暮色四合，池水泛着涟漪，几只鸭子摇摇摆摆地回家。我忽生惆怅：时光无从把握。

初一时，叔家盖了新瓦房，堂屋铺了水泥地坪。夏天晚上热，我和叔、婶、堂弟在地上铺席子睡觉。有一晚，我怎么也睡不着，出了屋，池塘里有小鱼戏水的声音，水面上有几点忽明忽暗的萤火，远处有隐隐蛙鸣。

我抬头看见天上的银河，眼泪忽然涌了出来。那晚的银河，我记了很多年。大年初二，大雪初霁。当时我在读英国浪漫主义诗歌，见天晴了，走出屋，看到夕阳的残光照在满覆白雪的树木上，心里充满了要拥抱这个世界、热爱所有人的冲动。

初三的春天，上学路上，田里有个瘦老头在耙地。他弓着身子，头几乎挨着地。本该享福了，他却干着重活儿。阴天，空气湿漉漉的，四周无人。我骑着车子，泪水流了一

脸，心中满是悲悯。

高中的每年春天，下午放学，我拿着书去校外田间散步。油菜花金黄，夕阳缓缓沉入云海，农人在地里劳作，燕子轻快飞翔。这田园般的画面，深深刻在我脑中。

刚上班时，我住一楼。窗外有一棵桂花树，八月花开，我总不忍关窗，只为闻到花香。有月亮的夜晚，我连灯都没开，倚在床头看月亮把一树花影投射在室内的西墙上，任思绪浮沉。

父亲病危的那个春日，我们从医院出来，我抱着父亲坐在回家的车后排。窗外花红柳绿，春光明媚。父亲很久没出过门了，虚弱地扭头往窗外看，眼神那样无助。我感觉到他像一块冰，在我怀中慢慢化去，可我却无力留住。我忍不住要哭，却不敢掉泪。父亲离去后的几年里，每到春天，我总会想起那个眼神。

儿子上小学时，我在外地工作。那年国庆回家，儿子寸步不离地跟着我。临走那天下午，他跑下楼往停车场跑，见车还在，又往回跑。我的母亲牵他回来，他眼泪汪汪地看着我，依赖和不舍全在眼神里。我开车回单位，一路流着泪想着儿子的眼神。

人生不易，悲欢离合都要经历。这世上没有那么多大喜大悲，也没有那么多诗情画意，多的只是寻常的风景、寻常的日子。即使寻常，依然让人留恋。恰如这日暮时分，无从珍惜，无从挽留。

人生就是由一个又一个此刻组成的，每一个此刻都有无法替代的意义。每一个此刻都是我余生最年轻的时刻，而我不自知，任每一个此刻蓦然远去。此刻，我希望看到的流水走得慢一些，那该多好；春天走得慢一些，那该多好。我不用总这么患得患失。那些盛开的花，我总是看了一眼，又看一眼。也许，下一眼，它就枯萎了。如我写下这一句，天色已暗；再写下一句，便已入夜。

我曾多次走过开满花的树下，期待遇见想见的人。蓦然，花朵全部凋零，我想见的人，始终没有出现。

艺术 视窗



平安（国画）

彭全森 作